蜀山劍俠傳/30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三〇九回　恩愛反成仇 更憐歡喜獄成 魂驚魄悸　酷刑誰與受 爲有負心孽報 神滅形消

全書終

妖婦深知老魔卑鄙怯懦，專一自私，聞言，料知生望已絕，不等說完，便朝老魔迎面一掌。隨即厲聲哭罵道：「我早知你這沒良心的老鬼，平日專一花言巧語騙人，供你快活，到了緊要關頭，祇顧自己，決不替人打算。當初我雖謀嫡爭寵，播弄是非，還不是受你的騙，以爲逼死仇人以後，便可盡情享受？照你昔年所說偌大神通，仇人還不是在你掌握之中，由你盡情處治，決不怕她跑上天去？誰知你口甜心苦，祇是一張寡嘴，對於仇人卻是優柔寡斷，沒照你所說下那毒手，反逼她逃出魔宮，以致爲我種下禍根。後來我被擒去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彼時仇人法力比你高不許多，得信之後，若立時趕去，就算不能全勝，將我救走也頗有望。你偏膽小怕事，想等法寶煉成再去，也不問我身受有多慘痛，你那法寶即使煉成，仇人法力也更精進，祇有更糟。果然仇人一到，你便被打敗，當着你面，將我碎屍萬段，零碎宰割。你身爲男子，也是魔教中有名人物，見心愛的人受此酷刑不能解救，已是奇恥大辱。彼時仇人雖對你恨極，尚無日後之甚，你爲我受點委屈，說上幾句好話，使其消滅仇怨，或者就此退走，也好一些。你偏和她翻臉，全沒想到我在仇人掌握之中，那種罪孽如何忍受？你不特不肯服輸，反倒激怒，一任我血淚呼號，再三求你認錯低頭，保我殘魂免受魔宮二五地獄酷刑之慘，始終置之不理。仗着那件防身法寶，冷不防竟向本命神魔立下那等惡誓。固然仇人心狠，但她受你欺騙多年，不知爲你受了多少苦難，眼看成道有望，你忽然另愛一人，將她法寶、魔經全行騙去，

並還對她虐待，她又是一個熱情的人，如何不痛恨到了極處，便我是她，也容你不得！最可恨的是，你起完惡誓，便把我元神丟在那裏，匆匆遁走，起身時，又連發七口血花神刀、二十五粒陰雷，仇人並未受傷，卻將魔宮靈景毀去好些，由此仇人恨你入骨，比我只有更甚。」

「我這多年來，雖在黑地獄中受盡煉魂之慘與那七十二種酷刑，因爲習久相安，知難避此孽報，生望已絕，也要拼着苦熬下去。近年仇人師徒見我知道自作自受，儘管受盡熬煎，長年驚魂皆顫，度日如年，始終逆來順受，未出絲毫怨言，近三月內已不似以前那樣嚴厲。尤其鐵大仙姑被我感動，不再故意凌辱。有時遇到高興頭上，還將每日應受割魂劃魄慘刑寬免。正想再過些年，也許仇人日久氣消，就不將我放走，我也自己請命，拼受三年零六個月的苦煉，將我元神化爲神魔，爲她師徒效忠，從此免受無邊苦難，豈不是好？誰知你這老鬼自己惡貫滿盈，往別處尋一死路也罷，偏在我稍有一線生機之時跑來闖魂，害人害己。我因仇人對你怨恨太深，難得其中還有絲毫之望，故忍着冤苦和你商量。心想你把我害得這般光景，稍有人心，便爲我粉身碎骨也不算過。何況仇人根本容你不得，元神萬難保全，不過多受一年苦難，便可將我保全。我以爲一說即允，誰知仍是自私，妄想騙我爲你多受苦難，再向仇人覥顏求活。你此時精血已被神魔吸盡，元氣大虧，即便保得元神逃走，也與尋常遊魂怨鬼無異。虧你老臉，竟會說出爲我報仇的大話。我此時已把你這狼心狗肺看了個透，想你捨己爲人，必是無望，祇怨我以前爲惡太多，應當受此孽報，也不再作求生之想。想我助你，更是做夢！休說歡喜獄中每日須經七萬次以上慘刑熬煎，非我所能忍受，即便舉手之勞，照你這等薄情無義，卑鄙自私之人，我也寧甘與你同歸於盡，決不會再上你當。我那孽報已早受夠，漫說逃生無望，即便保住殘魂，也祇化生毒蟲之類，連個人身都投不到。轉不如形神皆滅，沒有知覺，免得痛苦。你也無須多言，我此時祇想求個痛快。好在各有神魔附身，你精血元氣已全損耗，就有法力，也未必便佔上風，且看何人得勝，搶這一個早死吧。」

趙長素原知妖婦以前恃寵驕狂，每喜出言頂撞，仍想騙她上套，任其哭訴，微笑靜聽，後來越聽口氣越不對。再一偷覷鳩盤婆，正朝自己冷笑，好似仇人當面現眼，快心得意之狀。又聽妖婦口氣堅決，知難挽救。無如危機瞬息，當此存亡關頭，除卻欺騙妖婦，仍用前策，別無生機，心雖忿恨，仍然強忍怒火，不敢發作。剛朝妖婦喊得一聲「妹妹」，底下話還未出口，一片黑煙飛動中，鐵姝忽在二人面前現身，冷笑道：「老鬼！你也是得道多年的有名人物，爲何還不如賊潑賤有骨氣？時已不早，易靜賤婢尚困在陣中不曾納命。師父雖許你們在臨死以前說幾句心腹話，原因你二人昔年那等恩愛，當這千鈞一髮之間，想起以前情分，必定爭先求死，互相憐愛。果能始終如一，甘受毀身滅神之

慘，毫無怨言，並還轉爲對方設想，祇求所愛之人無事，自己甘願粉身碎骨，歷盡千災百難，也還有點商量。師父就許爲你二人至情感動，肉身難保，或將元神一齊放掉都在意中。誰知你這等膿包。你二人以前一個百計進讒，一個寵妾滅妻，甘受蠱惑，何等恩愛情濃。這時卻互相埋怨，變作仇人冤家。似你們這等卑鄙無恥，淫賤下作之人，我師父最是痛恨，便原想放你們，如今也改了主意。你二人險詐存心，已經不打自招。除照師父所說自相殘殺，更無別的道路。時機已過，不能再延，趁早求一個爽快的好。莫非還未受夠，真個要到二五地獄之中，每日受那七萬多次慘刑，苦熬一年零一個月，再形消神滅不成？」

妖婦受了多年惡報，積威之下，固把仇敵畏如毒蛇猛獸，稍見仇人神色不對，心膽皆裂。便趙長素先爲鐵姝元神所制，已看出仇敵魔法之高，遠非昔比。一聽這等口氣，他已膽寒心悸，哪裏還敢絲毫違抗。又知鐵姝兇暴甚於乃師，一言不合，便下毒手，雖然同是一死，卻要多受好些罪孽，驚弓之鳥，不敢多言。仍覺妖婦是罪魁禍首，當初悍妻雖是人老珠黃，自己對她不似昔年那樣熱愛，並無惡感。祇爲妖婦日夜對己進讒，纔致成仇，如今卻怪自己。又聽仇人口氣兇殘，萬無幸理。念頭一轉，不由怒從心起，厲聲大喝：「你這賊淫婦既然毫無情義，且叫你多受一點孽報！」說罷，飛身而起，待朝妖婦撲去。誰知妖婦早已橫心，又知老魔險詐百出，早有了防備，不等發難，一聽口氣不善，先下毒手，來勢比他更快。妖婦功力雖然不如老魔遠甚，但因鳩盤婆對她恨極，立意使其多受苦難，所以儘管備加酷刑，並不傷她元神，久受煉魂之慘，苦痛雖多，妖魂反更凝固，無形中加了許多功力。而老魔前遇玄真子與天蒙禪師，已連受重創，魔法異寶喪失又多；當日先爲易靜所敗，受傷也不輕；緊跟着又受鳩盤婆邪法禁制，通身精血幾被三梟神魔吸盡，元氣大耗。如非仇人用心刻毒，欲令二人自相殘殺，以圖快意，各有神魔附身，趙長素簡直不是妖婦對手。二人這一發動，鐵姝獰笑一聲，把手中魔訣一揚，便自飛走。於是二人便在神魔主持之下互相惡鬥，殘殺起來。雙方本已成仇，又有神魔暗中捉弄，越發眼紅，都恨不能把對方生嚼下肚，纔稱心意。

易靜、石慧旁觀者清，見鳩盤婆行爲也真殘忍狠毒。這男女二妖人先前身受已是那等慘狀，臨死以前還要使其互相殘殺，多受痛苦。暗罵：「女魔師徒真個慘無人理！自己幸是近來功力高深，法寶神妙，祇是暫時被困，終必脫險，如落仇敵之手，還不知是何光景。」心正尋思，老魔、妖婦已扭結一起，雙方本會邪法，不知怎的，竟和常人打架拼命差不許多。女的扭住老魔連抓帶咬，晃眼工夫，便皮開肉綻，因精血已被魔鬼吸去，直流黃水。老魔空有法力，竟被扭緊，分解不開。妖婦又是元神，並非肉體，不怕還手。急得老魔無法，連聲怒吼，一面掙扎推拒，一面口噴魔光邪焰。燒得妖婦也是連聲慘號，

狼狽不堪，偏不知鬆手，一味慘號悲嘯，依舊亂抓亂咬不已。不消片刻，一個周身稀爛，一個爲魔光邪焰所傷甚重，兀自糾結不解。

鳩盤婆始終冷冷地望着二人，一絲表情俱無。鐵姝手中拿着一個晶球，不時注視，偶然也朝老魔、妖婦看上一眼，忽似發現球中有甚警兆，朝鳩盤婆把球一揚，說了幾句。微聞鳩盤婆說了一句：「便宜他們！」鐵姝隨向老魔、妖婦戟指喝道：「你們今日真個成了歡喜冤家，糾結不開了。我看這味道不甚好受吧？」老魔早已痛得面無人色，氣喘汗流，答不上話來。鼻子又早已咬掉。那隻痛手剛由口裏拔出，未及施爲，便被妖婦搶先下手，撲上前去，把那咬而未斷的五指相繼咬折。兩眼也抓瞎了一隻，滿臉稀爛。周身奇痛，鑽心透骨，偏被妖婦抱緊，欲罷不能。妖婦同受神魔暗制，一味連抓帶咬，向前拼命，連受魔火化煉，偏不知道逃避，也是連受重創，痛苦萬分。明知仇敵借此泄忿，底下身受還不知如何殘酷。聞言以爲又要出甚花樣，心神大震，膽落魂飛，連忙顫聲哀號道：「賤婢孽報，已經受夠，望乞大仙姑念在賤婢雖然死有餘辜，這多年來，深知咎由自取，始終恭順，乞稍加憐憫，大發慈悲，祇求得到一個痛快，形神皆滅，均所甘心。」說罷，嗚嗚悲哭起來。老魔雖受神魔暗制，畢竟修道多年，是個行家，見此形勢，忽然省悟，知道慘禍必不能免，誰也休想得絲毫便宜。於是勉強掙扎，厲聲喝道：「鐵姝！我雖與你師父有仇，你我以前終是師徒情分，有好無惡，何苦助紂爲虐？並且眼前強敵尚未除去，仇敵人多勢盛，夜長夢多，若早點將我二人殺死，到底要好得多，免卻許多顧慮。如等敵人援兵到來，就算你師徒法力高強，能夠得勝，也必多費心力，何苦來呢？我自知孽報，情願形神皆滅，祇求快些下手如何？」

鐵姝聞言，獰笑答道：「本來師父打算令你二人受完孽報，再用魔火緩緩煉化，使峨眉派賤婢看個榜樣。是我再三代你們求說，方始改了前計，免去好些苦痛。現時便用魔火化煉，你二人如想早脫苦趣，休再強抗，免將師父激怒，多受罪孽。」說罷，把手一招，兩條比血還紅的魔影，便由二人身上飛起，一閃不見。妖婦自知無幸，倒也認命，脫身以後，因受魔火焚燒，受傷太重，宛轉地上，疼得不住哀鳴，靜待仇人宰割，分毫未作逃走之想。趙長素畢竟老奸巨猾，當此危急生死之際，自然惜命，何況魔法又高，擅長玄功變化。附身神魔一去，靈智恢復，不由又生妄想。於是故意癱倒在地上，口中疾呼，哀求鐵姝寬容。說他遍體鱗傷，苦痛已極，求念昔年師徒之情，容他自將肉體脫去，和妖婦一樣，同用元神受魔火化煉，少受一次焚身之苦，也不想多挨時候，祇給他稍微緩一口氣。

鐵姝天性強傲好勝，老魔慣以花言巧語討好，平日頗爲投機，先前暗算，原出不得已。

見他這等哀求，竟爲所動。偷覷鳩盤婆正朝手中晶球注視，不曾留意。心想：「老魔被困岷山，如非自己前往訪看，怎會來投？反正先除妖婦，然後除他也是一樣。似此稍微徇情，師父當不至於見怪。」心念一轉，故意怒喝：「老鬼枉自修道多年，這等膽小惜命，怕癢怕痛。先除妖婦，給你看個榜樣也好。」揚手一蓬黑煙，先將妖婦元神罩住，當時發起火來，烈焰熊熊，將妖婦全身裹緊。疼得悲聲厲嘯，滿地亂滾，慘不忍聞。趙長素見鐵姝答應，心中暗喜。因知仇敵厲害，哪敢顯露絲毫形迹。一面裝作喘息狼狽，不能自主之狀；一面暗中默運玄功，打算冷不防施展魔教中解體分身大法，猛然逃走。如再不成，反正一死，沒有兩死，索性把身帶幾件未用過的法寶一齊全力發動，向仇敵暗算，報仇縱然無望，多少也使仇人受點傷害，至不濟將這魔宮毀去一半，稍出胸中惡氣。剛把毒計準備停當，一見妖婦受魔火焚燒時的慘狀，越發膽戰心寒，求生之念更切。口中疾呼：「鐵姝手下留情！」猛然連身躍起，裝作自殺，一片魔光迸射如雨，整個身子忽然分裂爲八塊，分八面跌倒地上。同時一條血影在一片魔光環繞之下，比電還快，破空便起。

魔女見狀，便慌了手腳，厲吼一聲，將手一揚，一片碧光便朝血影飛去。無如趙長素逃遁太快，鐵姝又正收拾妖婦快意，不暇兼顧。事由自己徇情，寬縱老魔而起，惟恐鳩盤婆見怪，不禁急怒交加。老魔一見鐵姝發出魔光追來，自己已快逃出三層埋伏，並無異兆，鳩盤婆也未有甚舉動。仍以爲鳩盤婆猶念前情，明知故縱，或許不再斬盡殺絕；否則一任自己魔法多高，鳩盤婆也無不追之理。心恨鐵姝不肯賣這現成人情，一時氣忿，竟將逃時準備反攻拼命的邪法異寶施展出來。打算先把鐵姝擋住，免其窮追，以便逃走，就勢還可報那神魔吸血之仇。鐵姝近來因連受重創，元氣大傷，遠非昔比。又當一心兩用之際，對於妖婦不合心腸太狠，所用魔法過於狠毒，雖以本身元靈主持，心神已分，功力減去許多。又因老魔已遭慘敗，看出伎倆有限，未免驕傲自恃，絲毫沒有防備。萬沒料到老魔情急反噬，竟把以前準備遇機救走愛妾，並尋她師徒報仇，隱藏多年始終未用的兩件邪法異寶，全數施展出來。自己所發魔光，先被老魔所發的一股紫焰敵住。緊跟着，煙光中又飛出四五十枝飛叉，叉尖上各有三股金碧火花向前衝射，魔光立被衝散，鐵姝本身元靈便受了反應。老魔見狀大喜，意猶不足，妄想就勢把鐵姝殺死，於是緊跟着又把三枝喪門箭朝下面射來。

這原是瞬息間事。當雙方鬥法時，老魔已經逃離上面出口祇十數丈，晃眼便可越過。仗着肉身已失，僅剩元神，祇要一離崖口，到了上面，立可施展玄功變化，幻形逃遁。因是行家，一任鳩盤婆魔法多高，也難追蹤。祇因百忙中瞥見鐵姝元神受傷甚重，已難追趕自己。又見妖婦已由悲聲慘號，變作吱吱怪叫，元神已被燒得縮成二尺大小一團黑氣，

眼看就要消滅。暗罵：「賤婢如此心狠，翻臉無情。上月你不尋我，我怎會上門送死，喫這大虧？」趙長素恨到極處，張口一噴，魔叉、妖箭威力驟盛。心想：「鳩盤婆此時不動，脫身十九有望。我既已拼命，若被你師徒追上，萬難活命。反正成仇，不如將鐵姝就便殺死，仇人所煉九子母天魔非她不可，有力幫手一去，天劫將臨，萬無生路。豁出斷送這兩件法寶，若能報仇，稍出惡氣。即便仇人追來，有此三寶，也可抵擋一陣。祇要稍微延遲，緩住來勢，立可轉危爲安，不會再被迫上。」想到這裏，元神已將飛出崖口，不禁大喜。忽聽頭上一聲冷笑，聽出鳩盤婆的口音，心膽一寒，一片暗綠色的魔光擁着九個粉妝玉琢、形似童嬰的少女已當頭壓來，知是仇人所煉九子母天魔。這一驚真非小可，忙運玄功變化，待要逃遁，已被綠色魔光罩住，當時聞到一股極濃厚的血腥味。自知無幸，怒吼一聲：「罷了！」被那九個女嬰往上一圍，元神便受魔法禁制，不能自主，隨同往下飛降，仍然回到原處。

這一來，祇便宜了妖婦的殘魂。本來鐵姝因知乃師對這兩人怨恨太深，本意還想討好，打算把妖婦盡情處治，使其多受痛苦，再用魔火消滅。不料一時疏忽，中了老魔緩兵之計，本身元神還受了傷。因老魔雖是劫後殘魂，所煉邪法異寶仍具極大威力，不是當時所能解破。師父又是枯坐在旁，不言不動，不知是何心意。眼看老魔快要衝出重圍，正在情急無計，不料九子母天魔突自空中現身，將老魔擒了回來，纔知鳩盤婆暗中早有準備，祇是神色不動，連上空三層埋伏均故意停止，不曾使用，便將老魔元神擒了回來。鐵姝心中恨極，頓犯兇殘之性，不願再拿妖婦消遣，先把手一指，魔火邪焰突然大盛，環繞妖婦殘魂一燒，祇聽連聲極微弱的慘嘯過處，殘魂黑影便由濃而淡，最後現出薄薄一條與妖婦相貌相同的淡紅影子，祇閃了兩閃，便被內中一團魔焰震散，化爲千萬縷血絲淡影，大蓬魔火往上一圍，當時消滅。鳩盤婆仍坐原處未動。

魔女除了妖婦，立往老魔身前趕去，一面咬牙切齒厲聲咒罵，一面施展魔法，朝前一指。那九個女嬰兒本來環繞老魔身外拍手歡嘯，舞蹈不休，看去宛如三五歲的童嬰，一個個生得粉滴酥搓，玉雪般可愛，神態尤爲天真，任誰看去也應生出憐愛。不知怎的，老魔見了竟是萬分畏懼，滿臉驚怖之容。

易、石二女始終在寶光籠護之下旁觀。石慧天真疾惡，先見妖婦受刑被害時慘狀，已經忿怒。後見老魔元神遁走，因聽易靜說起追敵經過和老魔的爲人，一見要逃，便想仗着家傳法寶防身，隱形追去。易靜大驚，攔道：「這幾個男女妖人，都是極惡窮兇，正好使其自相殘殺，我們也可多挨時候。鳩盤婆端的比電還快，哪怕相隔萬里之外，也能隨着嘯聲飛到，神速無比，老魔決逃不脫。你那防身隱形之寶任多神妙，決非女魔師徒之

敵。你與我同在一起，還能暫時自保；你冒失離開，再想回來，決非容易。那時進退兩難，凶多吉少。還是不要離開的好。」話剛說完，老魔便被擒回。石慧笑說：「師伯你看，那些小孩有多愛人，老魔爲何那樣害怕？」易靜方說：「此是仇人所煉九子母天魔，陰毒異常，一會兒現出原形，你就知道他們的厲害了。」

易、石二人正指點談說間，一片怒吼聲中，那九個女嬰突然就地一滾，化爲九個惡鬼，朝趙長素撲去。易靜以前學道多年，經歷豐富，見那九魔相貌雖然獰惡，但是面上有肉，一個個白髮紅睛，大鼻闊嘴，除滿嘴利齒十分尖銳細密，其白如銀，閃閃生光而外，並不是往日所遇各種兇魔惡鬼，形似骷髏，周身白骨嶙峋之狀。知這九魔平日飽吸修道人的精血元氣，又經主人多年苦煉，已快煉成實質，形體與生人無異。邪法神通之高，更不必說了，祇要被上身，休想活命。易靜心念一動，便囑石慧說：「九魔已現本來面目，老魔元神必爲所滅。不久便會來攻我們。看方纔老魔擒敵神氣，分明暗中魔網周密，我們決逃不脫。定數如此，除卻耐心靜守，等過了這二十四日限期，纔有解救。你孤身出敵，萬萬不可。如趁老魔未死，敵人知我們不會逃走，暗用法寶攻穿地面禁制，再仗你的家傳，驟出不意，仍由地底冒險遁走，或者還能辦到。」石慧接口說道：「弟子所遇異人，也曾說過破了魔女元命牌後，便可乘隙遁走。但是師伯一人在此，被困二十多天，有多悶人呢！休說結局無害，即便爲了師伯犯點險難，也是應該。弟子已早打定主意，隨同師伯在此，等候時機，一同出險，決不離開了。」易靜聞言，越發憐愛。但總覺她入門日淺，犯此危難，於心不安，苦勸不聽，祇得任之。

易、石二人再看前面，趙長素已被那九個魔鬼團團圍住，不似先前三梟神魔緊附身上吸食人血，任意吞噬，而祇是各咧着一張闊口，由口裏噴出一股暗綠色的煙氣，先將老魔全身罩定，裹了一個風雨不透，然後頻頻吞吐，吮吸不已。老魔被那綠氣越裹越緊，絲毫不能轉動，先還厲聲慘叫，咒罵不停，到了後來，魔影越淡，不時發出極微弱的慘號。易靜暗忖：「老魔昔年頗有兇名，如何這等不濟，任憑敵人盡情殘酷，絲毫抗拒都沒有？」心中生疑，試取玉環定睛一看，老魔元神已縮成尺許長的一個小人，外層妖魂被九魔裹往，也如真的一樣。料定是老魔元神化身之一，似知不能逃脫，萬分無奈之下，仍想施展詭謀，將所煉三尸元神豁出多受些痛苦，葬送一兩個，然後冷不防乘機遁走，以免形神全滅。因是詭詐多謀，將元神由外而內，一個罩上一個，任憑九魔飽啖，卻將最重要的主魂隱藏在內。因外面兩層全是真的，故此敵人不易看破，暗罵老魔真個奸猾。那頭一個化身已被九魔把殘魂餘氣吸盡。

對面鐵姝見老魔元神化去一個，又有一個出現，魂氣反倒比前加強。便惡狠狠厲聲罵道：

「無知老鬼，我師父恨你入骨，任你擅長玄功變化，除卻飽受痛苦，多挨一點時候，想要逃走，仍是做夢，何苦寧死還要遭恨呢？」說罷，將手連指，九魔口中煙氣噴射更急。老魔在第一次被三梟神魔圍困之時，自知必死毒手，萬難保全，早就想好陰謀毒計，準備遇機拼命。即便不能與仇敵同歸於盡，至少也使仇敵受點重創，少出胸中惡氣。所以表面任憑魔鬼吞吸精血，仍暗用玄功將那一滴元精心血收去。鐵姝恃強輕敵，見老魔的元神已被禁制，不能行動，卻不知老魔運用元神暗中鬧鬼，一時忽略過去。老魔一直也沒機會施展，一任鐵姝暴跳如雷，也不還口，表面仍似害怕已極，絲毫不露。也是鳩盤婆師徒惡貫滿盈，心又過於兇毒，以致鐵姝又受一次重創，等強敵到來，師徒二人功力已差。鳩盤婆固是孽滿數盡，在劫難逃。鐵姝魔法異寶雖然存在，本身元氣大虧，功力減去多半，將來仇報不成，還不免於形神皆滅。此是後話，暫且不提。

易靜旁觀者清，暗查老魔在九子母天魔環攻之下，哀叫求恕，神情十分恐怖。心想：「雙方結怨太深，魔女鐵姝又是著名兇殘，手狠心毒，反正不會絲毫寬容，老魔何苦丟人，向其哀聲求告？」越想越怪，隨用衆生環再一注視，內中竟有三層血影：外層神情痛苦萬分；內裏一層血影要小得多，精氣卻極凝鍊，影外並有薄薄一層魔光暗中隱護，不用法寶查看絕看不出；胸前還懸有兩片寶光，正在暗指仇敵，切齒咒罵。暗忖：「這老魔頭真兇。樂得讓他二虎相爭，相機下手。」

老魔欲分鐵姝心神，以便逃走，於是故意激怒。見鐵姝始終青森森一張惡臉，目蘊兇光，註定自己，祇先後咒罵了兩次，便一言不發。料知蘊毒已深，立意要使自己飽受痛楚，將元神啖那天魔，便全神貫注，戒備嚴密。雖然還有一件至寶不曾使用，但至多使仇人受到一點傷害，而敵人報復也更慘。平白多受苦難，毫無益處；如不冒奇險一試，又祇好束手待斃，別無絲毫生路。萬分情急之下，把心一橫，轉口哭訴道：「我多不好，以前也是一家。我現受天魔環攻，萬難逃脫。賤婢易靜卻是你師徒心腹之患，再不發動九子母天魔，救兵一到，仇報不成，還受殘害，何苦來呢！我有一件法寶，專能查視過去未來之事，比起晶球視影分明得多，事關你師徒安危和天劫到來能否避免。先前恨你師徒太無情義，拼着同歸於盡，不願明言。此時慘痛難忍，不願受那滅神之禍；又想好歹終是自己人，你師昔年也曾受我虐待，難怪她恨我，這纔變計。我有抵禦天劫之法，祇要肯饒我殘魂，情願用以交換。反正我那三尸元神已被天魔咬去一個，就算昔年向本命神魔立有重誓，也算應過，於你師徒無害。不信，你祇將天魔暫行收回，再用我這件法寶如法觀看，自知真假。你們的共同仇人乃是元神化身，得有玄門真傳，功力比我更強，不易除去。我也想好破她之法，但是此寶非我親手運用不可。如想取巧，以爲囊中之物，將我元神煉化便可奪去，那就弄巧成拙了。」

易靜聽他說時語聲已是十分微弱，強掙着疾呼，啾啾哀鳴，宛如鬼語。又正受那惡鬼荼毒之際，自身難保，眼看形神皆滅，還想生心害人，不禁大怒，脫口喝道：「老鬼無恥！你那主魂藏在裏面，正朝鳩盤婆師徒切齒痛恨，暗中咒罵，並有一層極強烈的碧光煞火環繞全身。分明不是想要乘機遁走，便是意圖報復，乘機暗算。能逃更好，不能便傷得一個是一個，消除你胸中毒氣。你自以爲花言巧語，挑撥離間，便可陰謀得逞，豈非做夢！」魔女性雖兇毒，對於乃師卻極忠誠，聽了易靜之言，不禁大怒，喝道：「老鬼，照你昔年寵妾滅妻那等可惡，就不應再聽你的求告，由你自己受去。我好心好意手下留情，想不到你死到臨頭，惡性依舊，還想陰謀害人，真是天理難容。」隨說揚手飛起一團血球，把手一指，九魔立時歡笑而起，轉朝血球撲去。

老魔本來還想巧騙魔女將禁制撤去，忽聽易靜警告魔女，道破陰謀。又見魔女飛來朝着自己冷笑，面上佈滿殺機，越發獰厲。不知鐵姝素性強傲，自恃魔法高強，雖聽易靜之言，並未十分介意。老魔卻如驚弓之鳥，着急非常，惟恐仇人看破，九子母天魔二次上身，更無活路。口中哭喊：「休中仇人反間之計。我此時爲你師父魔光圍困，決難逃脫，本身精血早盡，連想滴血分身都所不能，共祇轉眼之間，你還怕我逃遁不成？」鐵姝對於易靜之言，本是半信半疑，及見老魔情急之狀，反倒生出疑心。正要喝問，猛瞥見老魔口中發話，胸前突現一團紅影，內層元神果有碧光微閃，纔知易靜所說不差。心方一動，覺着自己不該大意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叭的一聲大震，老魔身外魔光首被震破，一團形如日輪的暗赤光華，中發千萬點金碧火花，已電也似疾迎面打到。同時一條老魔的人影在另一片深碧魔光環繞之下向空射去。鐵姝儘管得有師門真傳，修煉多年，魔法甚高，畢竟老魔經歷較多，機詐絕倫，雙方門戶又各不同，發難更快，當時先被金碧火花射中身上。如非玄功變化，飛遁神速，就這一下，不死也必重傷。不禁怒發如狂，正待行法抵禦，猛瞥見老魔元神刺空而逃。不知老魔聲東擊西，以爲老魔拼送一件至寶，元神就勢逃走。

事有湊巧。鳩盤婆查知易靜並非上門尋仇，乃是老魔誘敵追來，想起連日推算未來，這末一次的大劫似由人爲。祇因自身劫運所關，推算不出底細，心卻憂慮。深知旁門中人決不敢來惹自己，眼前正教中除卻峨眉派門人易靜，祇有天蓬山靈嶠仙府門下兩個女弟子以前結有仇怨。惟恐牽一髮而動全身，再三嚴命門人，不許與正教中人爲敵，誰知竟被引上門來。多年威名，仇敵口氣又惡，雖然勢成騎虎，仍想設法化解，最好使仇敵知難而退，從此化敵爲友，纔對心思。無如上來愛徒便中老魔詭計，把事鬧僵，更把老魔痛恨入骨。於是借着處治這兩個狗男女向敵示威，使之畏懼。滿擬對方稍爲氣餒，再用

巧言暗點，推說雙方師長已成朋友，念在事出無知，祇要肯稍微認過，便可放走，不與計較。此舉如能辦到，不特免去未來隱患，並不致有損多年威望，故對老魔、妖婦盡情荼毒。對於易靜，祇是軟困，故意不加聞問。就這樣，仍恐易靜膽小害怕，暗用峨眉傳音法牌向諸老、同門告急求救，少時得信紛紛趕來，敵人一多，事便鬧大，更難化解。因是大劫臨身，心神不寧，偌高法力的人，爲了一點虛名，事前未向易靜好言解說，又未仔細查看老魔暗中有無詭計，以爲老魔的元神已受禁制，又有九子母天魔包圍全身，吸食精氣，決逃不脫。一時疏忽，沒有防備，反被老魔的元神遁往上空。鳩盤婆於是意欲暗用諸天祕魔大法，將方圓千里的九環山魔宮上下一起隔斷，免被外人得知，跟蹤尋來。

鐵姝卻不知道，一見老魔乘機逃走，以爲那形如日輪的法寶任多厲害，必被師父收去。心又痛恨老魔，也未細想，便朝上空追去。鐵姝原料老魔祇想遁走殘魂，沒看出中藏陰謀毒計，祇顧朝那魔影追趕。以爲那團形如日輪的火球乃是一件異寶奇珍，現有師父在場，必能將其消滅。一時疏忽，不曾理會，專朝上空追去。雙方飛遁均極神速，鐵姝驟出不意，先爲老魔所傷。因爲起身稍緩，惟恐追趕不上，一面加急猛追，一面口中厲聲疾呼：「恩師快來！」晃眼之間，老魔元神已快逃出禁網。鐵姝急怒交加之下，暗中埋怨師父大意，不知何故，竟將自設的三層禁網一齊止住。第一次追趕老魔時，連經施爲，均未發生靈效，已是奇怪。先還疑是師父故劍難忘，舊情未斷，有心縱令老魔逃走。後見乃師運用元神將老魔擒回，並用九子母神魔將其圍困，分明不曾料中。此時偏又坐視老魔逃走，未加聞問，連血河大陣也未發動。萬一仇人易靜看出破綻，乘機逃走，不特心思白用，還留異日一個大害，這是何苦？連喊數聲，師父未應。追趕老魔元神已快到谷口上空，兩下裏相隔不滿十丈。正準備運用玄功，施展魔法，先將老魔困住，忽聽上空傳來一聲怪笑。聽出是鳩盤婆的口音，纔知師父表面從容，實則和方纔一樣，暗有準備，斷定老魔難逃毒手。中心一喜，厲聲喝罵：「老鬼無恥，今日叫你知我厲害！」口中發話，元神早化碧光，電掣追上。

老魔原是故意做作，拼着再葬送一條元神，仗着法寶之力，暗用滴血分身祕魔大法冒險逃走。此舉機密神速，連鳩盤婆也未想到，就此逃走，並非無望。祇因恨極鐵姝，早想乘機報復，又見追逼太緊，否則第二元神也可保全，不由怒火中燒，正待就勢反擊，與之一拼。忽聽鳩盤婆笑聲起自上空，與鐵姝呼聲相應。驚弓之鳥，未免心慌，忘了逃命要緊，妄想拼命，用法寶暗算鐵姝，同時施展血光遁法逃走。鐵姝也是背運當頭，祇顧追敵，一聽上面師父笑聲，越發得意。剛追上前，用元神所化魔光將老魔罩定，待要擒往陣中，放出天魔重加楚毒，忽聽腦後風雷之聲甚是迅急。因老魔元神已被魔光籠罩在

內，猛力掙扎，似想突圍逃走神氣，不知是計。一面以全力施爲，一面閃身回顧，正是先前所見形如日輪，中發億萬金碧火花的那團暗紅光華，由內裏發出風雷之聲，由下面電掣追來。百忙中也未看出此寶來歷，不是一躲可以了事。正待施展魔法異寶上前抵禦，不料心神已分。老魔虛實兼用，中藏毒計，那團紅光在老魔主持之下如影隨形，其急如電。鐵姝元神裹定老魔，因所困是老魔元神，不比肉身易制，對方又有準備，好些礙難。老魔更立意要制她死命，一面假裝掙扎，引使分神，一面暗中發難。

鐵姝看出仇敵法寶厲害，心更忿急，竟將專戮道家元神，奉有嚴命輕易不用的玄陰二五斬魂刀放將出來，一溜灰白色冷森森的刀光，帶着一股陰風慘霧，照準紅球迎面斬去。此寶乃鐵姝用一甲子的苦功煉成，專破魔教中的至寶和修道人的元神，陰毒非常，滿擬手到成功。誰知老魔懷仇多年，所有法寶均爲對付她師徒二人而煉，鐵姝這一發難，正合心意。兩下裏纔一接觸，鐵姝猛覺老魔掙扎越猛，簡直制他不住。心方一慌，暗道：「不好！」那九子母天魔威力太猛，又不能輕易發放，一心祇盼鳩盤婆出手擒敵。微一遲疑，叭的一聲大震，千重血雨中雜億萬金碧火花，突隨紅光一同爆炸。立有一條兩尺來高，與老魔相貌相同的血影自內飛出，晃眼幻出無數化身，同時暴長，迎面撲來。這纔看出老魔法力高強，出乎意外，不禁又驚又怒，忙運玄功往側閃避。不料先被魔光所困那條魔影突然怒吼一聲，一閃不見。耳聽鳩盤婆厲聲疾呼：「徒兒速退！免受老鬼暗算。」情知不妙，忙即退逃，已是無及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祇見魔光影裏現出豆大一粒血光，閃得一閃，當時爆炸。鐵姝如非逃遁得快，應變尚速，元神必受重傷無疑。這一驚直非小可，急怒交加之下，往前一看，老魔所現化身竟有百十條之多。除當頭迎面來撲的幾個而外，下餘均帶着一縷縷鮮紅如血的火焰，比電還快，分朝四面射空逃去。知道這類滴血分身上乘魔法，分合由心，祇要逃出一絲殘魂，一任對方禁制如何神妙，祇要行法一收，立生感應，便可全數收去，合爲一體。休看三尸元神已喪其二，仍能吸收別的遊魂冤鬼的精氣，重煉上十餘年，便可復原如初。事前不曾防備，照此情勢，恐師父也未必能全數收回。鐵姝心正惶急，切齒痛恨，無計可施，眼前倏地一亮，一片深碧色的魔光突在天空出現，天塌也似猛壓下來，祇一閃，便將所有血影似網魚一般全數網住。當空頓時成了一片碧海，一任妖魂在裏面往來衝突，也逃不出去。老魔化身也越變越多，爲數不下千百，在光網中悲聲厲嘯，怒吼不已。光網方圓不下百畝，也不往中心收攏，任其呼嘯衝突，始終懸空不動。

易靜、石慧守在下面陣內，仰望上空，看得逼真。暗忖：「魔陣深藏在內，本來不見天光，如何能夠看到？」料定老魔鬧鬼，不知出甚花樣。老魔一死，便要臨到自己頭上。鳩盤婆祇是元神在上空施爲，本身仍坐原處未動。忽然手指上空，冷冷地說道：「方纔

你居心險惡，故意引鬼入室，以爲我如得勝，你可報那斷臂之仇，爲我樹一強敵。我如爲仇敵所敗，也可代你愛妾雪恨，快意一時。此舉雖已弄巧成拙，但如知機，不將我強行請來，照你此時所用法力，保全殘魂逃走，並非絕對無望。也是你平素陰狠險詐，該當遭此惡報，害人不成，反害自身。你這多年來爲想代你愛妾報仇，曾拜西崑崙沙神童子爲師，所有法寶專爲對付我師徒而煉。可惜心機白用，未等尋來，便爲玄真子、天蒙禪師所敗。人言你邪法異寶失去大半，我卻知你人最陰沉，自來笑裏藏刀，不肯外露，必有幾件最惡毒的法寶不曾使用，來時本就疑你中藏詭謀。後見你三尸元神已被天魔吸去一個，身受那等苦痛，未見分毫抗拒，又值陣中困有敵人，元神飛空佈置，一時疏忽；徒兒又是驕傲心粗，誤中奸計，被你逃脫。按說你三尸元神已喪失其一，肉身又早尸解，昔年惡誓總算應驗。如若就此逃走，就我師徒恨你太甚，不肯罷休，仗着陰謀周密，我師徒已被瞞過，你那法寶和滴血分身上乘魔法均極神妙，冷不防施展玄功化身，四散逃走，無論如何也可逃出一些元神真氣。你偏居心兇毒，當此千鈞一髮，死生呼吸之間，仍想害人，纔致被我警覺，用碧目天羅將你困住。我知你那護身魔光能合能分，爆炸之力極強，我如將天羅收緊，你固不免於死，而本山靈景也難免被你震壞。爲此我不加收縮，祇將九子母天魔放在裏面，由其緩緩吸收你的殘魂。你以爲化身越多，稍有空隙，逃走一兩個便可如願。卻不知我恨你刺骨，方纔已在暗中行法，每一元神均有諸天五淫絲緊附其上，寶光已隱。此寶威力神妙，一經上身，便如影附形，又無絲毫感覺，須等九子母天魔飛入網中方現形迹。任你多大神通，除比方纔多受苦難而外，祇有等滅亡，並無絲毫生路。這是你自作自受，祇好靜候形神皆滅了。似你這類無恥無義，淫兇險惡之徒，我言盡於此，不屑和你再說了。」

說罷，將手一指。那九子母天魔先被鐵姝用魔法飛起一團血光將其制住，本來同困光中，掙扎不脫，一個個急得厲聲怒吼，老魔一逃，竟朝鐵姝磨牙怒吼，目射兇光，似要反噬主人神氣。喫鳩盤婆一指，血光立散，九魔飛身而起，待朝鐵姝撲去。鳩盤婆厲聲喝道：「無知野鬼，放着現成美食不去享受，意欲何爲？」說罷，揚手一蓬碧森森的光影，猛朝九魔撲去，光中立現出無數金針，打得九魔紛紛慘號。鳩盤婆重又喝道：「無知野鬼，你們當知我厲害，此後要忠於主人，免遭無邊苦難。我碧目天羅之中困有仇人三尸元神，這老鬼得道多年，元氣凝鍊，正可供你們享受，還不快去！」說罷，手又一指，那蓬碧光金針立押了九魔往光網中飛去。

趙長素一聽仇人口氣，自知萬無生理，情急之下，仍然妄想趁着九魔入網、魔光分合之間衝逃出去，也在網中連聲怒嘯，待機而動，向前猛射。誰知敵人厲害，九子母天魔尤爲神妙。那數十百條魔影守在網側，正待相機前衝，九魔在鳩盤婆法力主持之下，竟透

光而入。這一來，老魔的所有妄念都絕，剛慘號得幾聲，當頭已有九個化身被九魔擒住。九個化身分明是虛影，竟與實質無異，喫九魔利爪分別抱緊，咧着血盆大口，猛力一吸，趙長素的魔影立時由濃而淡，晃眼化爲烏有。於是九魔又改朝別的元神撲去。趙長素斷定下餘百餘條魔影也必無幸，也把心一橫，妄想拼命，欲將所煉諸天魔焰聚在一起，驟然發難，即便不能報仇脫身，好歹也將九子母天魔消滅幾個。誰知九魔動作如電，來勢快得出奇，晃眼之間，趙長素的元神化身又被吸去了好幾個。這類化身均有靈感，痛癢相關，趙長素負痛情急，又知慘禍難免，祇得用十八條化身分爲兩起，去供九魔吞噬，以緩來勢。把下餘百十條元神聚合一處，正待發難，還未及施爲，就這晃眼之間，猛覺身上微一迷糊，每條元神均有五色彩絲纏緊，不痛不癢，祇是通身軟綿綿的，絲毫行動不得。休說聚合所有元神發動魔焰神火傷敵，連往一起聚攏均辦不到。

老魔功力甚高，所煉三尸元神精氣凝鍊，無異生人。祇要有一個受傷，或爲敵人所殺，下餘百十個化身同時感受苦痛。先前妄想脫身報仇，未得如願。此時因受九魔咬吸生魂之慘，萬難禁受，已經變計，不再求生，祇想早死。無奈仇人怨毒太深，立意使他多受苦痛，並向易靜師徒示威，哪裏讓他痛快，除開頭爲示九子母天魔的威力，纔一照面，便將老魔化身吞食了二十七個而外，下餘便改快爲慢，由九魔在光網中分頭捕捉，慢慢吞噬。老魔幾次想把元神合爲一體，均爲柔絲所制，行動不能自如。眼看化身一個隨着一個被消滅，所受苦痛悽慘無比，想求速死，都是萬難。每失去一個化身，元神跟着損耗，抗力越發微弱，遭受越慘。敵人冷酷兇狠，師徒二人坐在一旁，互相說笑，直如未見。先還想反正是死，何苦再向仇敵服低。後來連附在身上的魔焰神雷，也被九魔相繼吸收了去。如照平日，還可驟出不意，猛然發難，傷害仇敵，如今喫那五淫柔絲一綁，竟會神志昏迷，不能自主。實在忍受不住，由不得哀聲慘號，祇求鳩盤婆大發慈悲，賜以速死。

易靜見老魔元神被擒，因他是罪魁禍首，先頗快意。又看出上空伏有極嚴密的魔網，深幸先前不曾冒失逃遁，爲敵所笑。後見老魔困入羅網之中，被九魔鬼吞噬，所化元神又多，身受奇慘，令人不忍目睹。老魔已在連聲悲號，苦求速死。鳩盤婆師徒卻連理也未理，覺着敵人殘忍太過。石慧年少天真，早就激於義憤，幾次想要出手，均被易靜止住。這時又在一旁慫恿，易靜也忍耐不住氣忿，大聲怒喝道：「老女魔鬼，眼看惡貫滿盈，大劫臨身，還要如此殘忍。老魔雖然爲惡太甚，對你負心，已將他殺死，形神皆滅，也就夠出氣了。剩這幾縷殘魂，及早消滅也罷，爲何如此兇毒？似此惡行，天人共忿。你也修煉多年，難道不知因果？如因畏懼天劫，意欲示威，使我知難而退，真是做夢！休說我昔年無故受你魔徒欺凌，兩次被你逞強出頭，爲你魔法慘害，如非恩師和兩位前輩

仙長相救，連元神也難保全，此仇早晚已是必報；便你師徒積惡如山，我奉師命行道，對你這類妖邪魔鬼，也必爲世除害，不肯放過。我如怕事，早已遁走，何必停留在此，一則想看你有何神通，敢於如此兇橫；再則你還有二十餘日末限未終，此時除你也是徒勞，暫作旁觀，並借此試驗道力。時機一到，便即下手，爲世除害。你師徒的伎倆我已看透，不過如此。速將老魔元神消滅，免得看了心煩。再將你這魔陣盡力發揮，看你能把我二人如何？再不發動，我們就要先下手了。」

鳩盤婆原意是想把易靜嚇退，祇要對方口風稍微一軟，立時見風收篷，化去前仇，免與峨眉結怨。不料心事被人叫破，所說的話又句句刺耳，由不得激發起兇野之性，欲待發作。鐵姝自來痛恨正教中人，惟恐天下不亂。以爲乃師近年爲懼天劫，遇事斂迹，不敢與正教中人結怨。不知乃師因見敵人始終持重沉穩，不戰不退，一味旁觀，時作冷笑，彷彿胸有成竹，心疑有備而來；或是傳音法牌已先發出，正在待機。因而心雖忿怒，猶有顧忌。鐵姝卻認爲乃師怯敵，如不搶先發難，就許借口下臺，將人放走，都不一定。不禁怒火上攻，仗着九子母天魔當初原是師徒合煉，雖然功力要差得多，驅以害人，卻能指揮如意。於是手指趙長素，口喝：「老鬼！便宜了你。」隨即手掐法訣，朝空連指，九魔立時發威，同聲歡嘯，擁上前去。這時老魔僅剩二十幾個元神，喫九魔搶上前去，各抱一個，互相吞噬，一片慘嘯聲中，晃眼全被九魔吞吸淨盡。

鳩盤婆似在尋思，也未阻止。等老魔元神被吸盡，便揚手一招，那碧目天羅立似碧海飛墮，將當地籠罩在內。先朝鐵姝怒容低喝道：「你這業障！祇知恃強多事，哪知利害。今日我一出手，便與敵人不能並立。你近年元氣損耗太多，少時還得代我主持天魔，暫作替身，卻不可輕敵大意呢！」

鳩盤婆說罷，方對易靜微笑道：「白道友（易靜前生名白幽女），昔年因你傷我門人，不容坐視。我雖對你太狠，也是勢成騎虎，不得不爾。當初祇說以我諸天祕魔大法所煉神魔，必能使你形神皆滅，誰知循環報復，竟歷三世，以至你今世煉成元嬰，投到峨眉門下。我想令師乃正教宗主，領袖羣倫，有嶽負海涵之量，於人無所不容。貧道雖非知交，曾有兩面之緣，蒙他不棄，說我所習雖非玄門正宗，行之於善，仍可救人成道。我因聽他良言，重訂教規，永不再傷無辜。峨眉開府，我雖未接請柬，仍令門人金姝、銀姝前往道賀，以示從善如流之意。祇說道友雖然兩遭慘劫，今已轉禍爲福，不久即可成道，當不致再念前仇。今日道友窮追老鬼，尋上門來，我先神遊海外，未及查知，後纔算出道友追敵，事出無心。本意暗告鐵姝，事完之後，聽憑道友自去。不料道友始而口出惡言，分明見陣法已收，仍仗法寶防身，坐待不去；現又說出這番話來，未免欺人太

甚。我如再容忍，不特自毀信條，便是門人也無顏相對。既成仇敵，終須分個高下。不過我仍看在令師情面，祇要你肯知難而退，決不趕盡殺絕，稍微服輸，便可放走。否則，我那九子母天魔固極厲害，便這血河大陣也不弱。先前爲想善罷，不等徒兒施爲，連同上空禁網均被我一齊止住。你雖被困陣內，尚未看出它的妙用，一經施爲，威力之大，不可思議。你雖持有師傳七寶，能否守住元神，不爲子母天魔所啖，尚且難料。請自戒備，我要不客氣了。」

易靜久經大敵，深知敵人兇殘橫暴，最厲害的是魔法神奇，不論一言一動，內中均不免藏有陰謀暗算。既已打定主意，穩紮穩打，相機應付，捱滿這二十回日災難，再作計較。聽了鳩盤婆之言，便暗用衆生環查看對方言動，並未答話。石慧因是早得家傳，乃祖石仙王又對她鍾愛，賜有兩件防身隱形之寶，萬邪不侵，至多被困，多厲害的邪魔也難侵害，早就不耐久候。一見仇敵變臉，空中魔光往下飛墮，籠罩全陣，更加急不可耐。祇見那魔光形似一個極大的網罩，光色深碧。最奇的是上面網眼形似人目，彷彿億萬鬼眼合織而成，閃爍放光，看去冷冰冰的，由不得使人生出一種淒厲陰冷之感。又聽易靜傳聲低語，說那魔網是用無數兇魂厲魄和新死人的雙目和千萬年陰磷合煉而成，專制道家元神，一經入網，休想逃脫。內中更有不少諸天五淫絲，兇威越盛。祇有五行神火和乾天靈火或者能破，多高法力遇上也無幸理。此外還有好些陰毒邪法，件件厲害。如非定力高深，身旁帶有至寶奇珍防護，萬無生理，千萬不可冒失出鬥。石慧聞言，心中不服，早就躍躍欲試，不等鳩盤婆說完，便怒喝道：「醜魔鬼！陳仙子說你日內大劫臨頭，形神皆滅，易師伯便是你的追魂使者。你不早跪下求饒，還敢口出狂言，我先叫你嚐嚐味道。」話未說完，揚手便是二十餘團石火神雷連珠發出，照準妖婆師徒和上空魔網打去。

說也真巧，那石火神雷乃石仙王採數千年前地底和山腹中蘊結的靈石真火，費數十年苦功凝鍊而成之寶，正是陰魔剋星。鳩盤婆師徒雖未受傷，鐵姝在旁好容易盼到乃師說出對敵的話，自恃得寵，竟把鳩盤婆平日不許輕易使用的血河陣主幡一齊施爲，四十九面高約三丈六尺，上面滿布污血，隱現無數魔鬼影子的魔幡，突然一齊出現。雙方恰巧同時發動，鳩盤婆固是勢成騎虎，料無善罷；易靜也是事出倉猝，沒想到石慧手口並用，不及阻止。祇見二十餘團酒杯大小墨綠、銀白二色的火星作對飛出，比電還快，到了外面閃得一閃，立似震天價的迅雷互相沖擊，當空爆炸。一串連珠霹靂聲中，那四十九面魔幡剛一現形，立時四外血焰飛揚，如潮水一般往易、石二人身前涌到，喫那連珠神雷紛紛爆炸，魔幡便被震破了二十來面。幡上本附有不少魔鬼血影，未等飛起，一齊粉碎。惡鬼慘號厲嘯之聲紛紛四起，血河大陣竟被石慧無意之中破去一半主幡，減卻好些威力。

鳩盤婆早就看出石慧髮爲翠綠色，根骨靈秀異常，不類常人，年紀偏又甚輕，心中奇怪。正用魔語傳聲向鐵姝探詢來歷，忽聽石慧說陳仙子說她大劫將臨之事，想起昔年所遇女異人，心更驚疑，微一分神，遭此慘敗，忙使魔法防護，已是無及。不由暴怒，厲聲大喝：「無知賤婢，今日有你無我！」說罷，手中魔訣往外一揚，回手一按左肩，立有四十九把血焰金刀朝易靜飛去。同時滿陣均被血光佈滿，成了大片血海。

易靜深知魔法厲害，得隙即入，忙囑石慧：「千萬不可妄動！」忽聽上空有一少女傳聲疾呼：「恩師你在何處？弟子上官紅在此。」易靜知道上官紅道淺力微，如何能是鳩盤婆師徒對手？忙用傳聲疾呼：「我數中應有二十四日災難，終將轉禍爲福。你急速回山，不可停留。」話還未完，忽聽鳩盤婆笑道：「此女倒也膽大。鐵姝可撤禁網，放她進來。此女根骨甚佳，用她生魂祭鍊法寶，再妙不過。」鐵姝未及回答，一片青霞帶着千萬根巨木光影和轟轟隆隆風雷之聲，已自空中飛墮。當頭血焰喫青霞一衝蕩，雪崩也似四下飛散，立被衝開一條血街。鳩盤婆師徒和易、石二人全部大驚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請看《蜀山劍俠後傳》。